

镇尺

黄丽(辽宁)

童年的时光,是与乡村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从小学直至中学。

每晚放学后,奶奶在做晚饭,我便于窗前放一张小小的炕桌写作业。我喜欢敞着窗,面对寂寂的青山做功课。累了,就抬眼远望,休息片刻。

从窗口吹进来的晚风轻拂着我的脸庞,也不时顽皮地乱翻着桌子上的书页,好像在检查我的功课。

从田里劳作归来的爷爷打开了他的“百宝箱”,不知道在里面翻找着什么。爷爷是村中的木匠,常在做完木工之余种点小莱,在园子边上点缀几棵向日葵或者早玉米什么的,留给我享用。爷爷还有点小情调,比如藏着几本线装古书和几个不知名

的小物件,还有些泛黄的不知年代的钱币,纸的就压在书页中,金属的放在小罐子里。这些宝贝,都被他整齐地装在一个小木箱里。闲暇的时候,爷爷就喜欢这样随意翻弄翻弄。

翻了半天,爷爷拿出一块“金子”递给我,叫我压在书页上。爷爷说,这样书页就不会被风吹乱了。说完这句话,爷爷还丢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我仔细地看了看这块压书的“金子”,长有十厘米,宽有两厘米,一个手指头厚。奶奶看到后说:“原来是块铜疙瘩啊,我还以为是金条呢?”爷爷答道:“你知道啥,这叫镇尺,又叫镇纸,文房之宝。有了它,书页就不会被风吹乱了。”

这枚镇尺,棱角分明,铜色金黄纯净,那么小小的一块,拿在手

里却沉甸甸的。握于掌心,一股清冽之气直逼心底,有一股淡淡的腥味。

从小学至中学,我走过了多少个春日杏粉梨白,多少个夏夜蛙鸣萤乱,多少个秋日果香蛩唱,多少个冬日风凛雪寒。只要有那枚小小的镇尺沉甸甸地陪伴着我,就仿佛爷爷奶奶时刻在我的身边一样。那一份沉,让我的心里有了一种稳稳的笃定。

光阴荏苒,结婚之后我便离开了爷爷奶奶,那枚镇尺也一直跟随着我。当我内心烦乱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握在手里,那种稳稳的笃定就又回来了。我的心,就不会像没有镇尺的书页一样,被风乱翻了。可是有一天,它突然不见了,我翻遍了所有可能之所都没有找到它。那一刻的我,

自责、内疚、懊悔五味杂陈。

我工作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家玉器店,一日闲逛,于众多玉器中,我蓦地瞥见了一对晶莹剔透的玉石镇尺。那一刻,我心中有久别重逢般的激动,可思量了很久,还是没有买下它。毕竟此镇尺非彼镇尺,一时的心动,不过缘于我对镇尺的感情,以及由此联想起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光罢了。

我已历了人生旅途的跋涉,看过了喧嚣浮躁的世相,也明白了物是人非的无奈。如今,我心如止水,难起涟漪,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自笃定,不再需要一枚镇尺了。只是每每想起那枚铜镇尺,都会怀念它发出的那黄黄的光芒,也让我忆起了那些时光深处金子般的岁月。



白雪冬青

马亚伟(河北)

一场雪后,道旁的冬青像敷了一层薄粉似的,显出几分娇美的模样。薄雪之下,冬青若隐若现,画面颇有美感。如果说白雪红梅是一幅清丽的图画,那白雪冬青便是一幅静雅的图画。

冬青一年四季常绿,是最普通的装饰树。道旁、小区、园林,随处可见,多是灌木,在我们俯首间,便可与冬青撞个正着。只是别的季节,绿植多如浩海,很少有人注意到冬青。直到寒风褪去了大部分树木的绿衣,我们才留意到这冬季里少有的绿色。

冬季里,梅花需要踏雪去寻,一个“寻”字,说出了白雪红梅的不可多得。其实,白雪冬青也是难得的风景。冬青虽然不必去寻,不经意间它们就会落到你的眼底,但因为如今冬季雪少,所以白雪冬青也就显得不寻常了。

白雪与冬青相互映衬,白雪显得更白了,冬青显得更青了。有人在这样的风景前拍照。其实我明白,他们欣赏的更多是雪。但在我看来,冬青却是这幅画的主角,白雪只是陪衬。

冬青到了冬天依旧枝叶繁茂,椭圆形的叶子密不透风,密集的枝杈挨挨挤挤,形成一道道绿色的矮墙。它们的枝干总是昂扬向上,没有丝毫垂落和弯曲。即使被冬日劲风吹折了枝干,它们也没有丝毫颓丧的样子。宁折不弯,风骨尽显,冬青就是冬天的铿锵诗行,每一个韵脚都饱满有力,平仄之间是豪爽洒脱之风。冬青没有被雪覆盖的部分,绿意深厚。那种沉稳大气的绿,有别于初春时稚嫩的绿,那是属于冬天的特质。

白雪的降临给冬青平添了一丝婉约之风。雪是柔弱的、轻盈的、梦幻的。白雪冬青,是极为和谐的画面,集美丽与风骨于一身,集温婉与磊落于一身,集秀雅与清寒于一身。白雪冬青,不知是谁为谁守候,它们在最寒冷的季节里温柔相遇,本身就是一种美丽。

我以为,冬青真的担得起它的名字。总觉得带有“冬”字的名字都有一种凛然之气,因为它们与冬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冬天对它们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诗意的重逢。白雪是冬天的使者,它来传递关于季节的故事和光阴的线索。在我看来,能够在冬雪中屹立并且不改初衷的植物,是真正高洁不屈的。白雪冬青,这特有的景色,仿佛一首精炼的短诗,浓缩了冬天的隐喻和大自然的智慧。

你看,那些落叶树已经沧桑得不成样子,有些树木上面连一片枯叶都没有留下,枝干完全裸露,可怜兮兮地在风中战栗。它们恨不得睡上一整个冬天,醒来后便是春暖花开。

可冬青始终是醒着的。冬青一直沿着时光的脚印前行,每一段时光都留下它们的印记。即使白雪压枝,它们也会慷慨温柔地给予拥抱,成就一段白雪冬青的佳话。它们始终走在季节的最前沿,因为它们相信,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寒江渔人

孙世华(黑龙江) 摄



父亲的板车

黄廷付(浙江)

小时候,我家里没有板车。平常下地干活,父亲都是一只手牵着牛,另一只手扶着扛在肩上的犁。有时候父亲也会用水拖车拉东西,把犁和耙都放在上面,我还可以坐在耙上面,这样就像一辆简易的板车,只是没有轱辘。老牛在前面拉着木拖车,父亲牵着牛,嘴里时不时地喊着:驾,驾……洪亮的声音在村子和田野之间回荡。

拉庄稼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只能等人家的板车闲了才能借来用,但这样的时间多半都是晚

上。有一次,父亲拉着满满一板车麦子,在转弯的时候,一下子翻了车,一车麦子全都泡在了水沟里。后来父亲费了老大劲才把那车麦子捞出来,由于麦子泡太久了,生了芽子,磨出来的面都不好吃了。

那年夏天,父亲终于狠下心来,把门口的那棵楝树锯掉,请木匠打了一辆板车框,但那车轱辘却一直买不起。直到黄豆都要收割了,父亲才不得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从供销社半买半赊账地把车轱辘拉回了家。

那天之后,板车就好像成了农忙时父亲的床。累了,他就在板车上睡会儿;醒了,他拉着板车就去干活。那年冬天,父亲还拉着板车去50公里外的火车站拉煤,一天一夜跑一个来回,能挣十多块钱。后来把买车轱辘的钱还清之后,父亲就不再去拉煤了。父亲说,不是怕累,是心疼板车,好不容易置办一辆板车,压坏了,咱家可没有第二棵楝树了。

我读高中时,父亲拉着板车又出了一次远门,是送我去县城读书。八月的早晨,天还很

热,父亲把我的小床、被子以及生活用品,装了满满一板车。装好后,父亲非让我坐在板车上,他的理由是我的脚板嫩,20公里走下来,肯定会起泡。我拗不过他,只好上了车。路上,我看到板车的襟绳把父亲的肩膀勒出了很深的印,父亲的衬衫也汗湿透了,我再次央求父亲,让我下来帮他推车。父亲没有说话,脚下却又加了力气。父亲说:“光儿,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以后才不会像我这样,整天拉着板车来谋求生存。”

父亲最后一次拉板车,是拉着母亲去外婆家,这是母亲说的。母亲说:“那天你父亲拉着我回家的时候,走得很慢,和我说了一路的话呢。感觉他好像要把一辈子的话,一下子全都和我说完一样。”

那以后,父亲真的走了,离开了他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如今,那辆板车还在,和父亲使用过的农具一起,都安放在老屋。老屋里还留着父亲当年的照片,每次去老屋,仿佛还能听到父亲爽朗的笑声。

“考古盲盒”为文创带来新思路

邱俊霖(江西)

拿起特制迷你洛阳铲,铲开土坨坨,小刷子扫去浮尘,神秘的“宝物”逐渐展现真容。前不久,河南博物院的一款文创产品“考古盲盒”成为了爆款,并多次被考古迷买到断货,成为了一款名副其实的“网红文创”。

所谓“考古盲盒”,是指将考古与盲盒相结合的一款新式文创产品。“盲盒”是指消费者不能提前得知具体产品款式的盒子,只有打开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具有随机属性,会强化消费者对购买结果的预期心理,也可能让消费者获得惊喜感。

在大多数人眼中,文物代表的是传统,而“盲盒”代表的是新潮,二者似乎难以联系在一起。但河南省博物院把文物与时下流行的“盲盒”概念相结合,把各类做工精美的微缩仿制文物藏入土中,让考古变得趣味非凡。同时,定价几十元的考古盲盒,价格不贵、成本不高,但制作精良、产品丰富,这也令其吸“粉”无数。

“考古盲盒”的大火,不仅彰

显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尤其是对于文物文创产品的开发来说,更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

作为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且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一款文创产品,“考古盲盒”让更多人通过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带动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爱上了考古、爱上了历史。这说明文物传承形式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与时下新潮的概念与消费体验相结合,让人们们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从被动灌

输转变为主动探寻。这不仅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还可以让人们们深切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笔者认为,文物文创产品在内容开发上还可以更加多样化。以“考古盲盒”为例,可以推出差异化、定制化服务,让挖掘文物具有更多趣味性。

此外,文创产品的开发还应拥有科技作为支撑。在信息化科技时代,应将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充分运用到文物的保护与开发当中,激

发观众的兴趣,增强观众的体验感,让古老的文物融入新鲜血液、焕发新的生命力。

同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丰富有趣的文创产品的出现,能够让人们通过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来发现文物之美、感受文物之趣,从而爱上文物,也让文物及其背后的文化真正触及人心。



乡愁的标签

(外一首) 王晓阳(湖南)

饱食了草木的精华 带着神圣的使命 一缕炊烟 从母亲的双手间 慵慵地伸展腰身 游走在村庄之上 迎晨曦 送晚霞 升起在村庄之上

也曾驾风飘荡 也曾向往那一片蓝天 一缕炊烟 带着饭菜的热度 夹着饭菜的清香 化作乡愁的一枚标签 它拴不住远去的背影 却能留存游子的心尖 牵引着他们 一步步抵达故园

乡村冬夜

风赶了一天的路 躲在山谷歇脚 雪追赶月色的脚步 落满了山庄田野 夜色升腾,雪映长天 一声犬吠引来了啼哭声 和夜归人的灯火 红煤吐着雾气 围炉谈着收成和感恩 炉火映照的全家福 印在岁月斑驳的墙上 一半是温馨 一半是圆满

谒蜀州陆游祠感作一律

孙和平(四川)

桃花逐水浪悠悠,南国春风不晓愁。烽火中原空自望,铁马金戈几转头。叠叠关山按长剑,斑斑泪水洗吴钩。悲歌当哭英雄气,遣恨千年岂可休。